

現代戲劇叢書

殘雪

張道藩 主編
包起權 著

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滬一版

現代戲劇叢書

殘 雪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主 編 者	張 道 藩
編 著 者	包 起 權
發 行 人	吳 秉 常
印 刷 所	正 中 書 局
發 行 所	正 中 書 局

校整：崇
：自

(2008)

洪(洪)(義)

1/1

人：

馮國華

縣長，五十四歲。

馮夫人

其妻，名蕙芳，年四十歲。

丁子清

醫生，五十二歲。

王安

男僕，三十五歲。

楊媽

女僕，二十六歲。

陸阿發

楊媽的表弟，二十四歲。

阿發嫂

其妻，名巧貞，年二十歲。

陶漢生

二十歲，煤礦工人。

陶漢興

其弟，十八歲，煤礦工人。

周培根

民利煤行老闆，三十九歲。

柴山大佐

日軍司令官。

島本少佐

日軍官。

尾崎大尉

日軍官。

荒木大尉

日軍官。

殘

■

一

殘

■

二

吉田中尉 日軍官。

野村中尉 日軍官。

日本兵士 數人。

地：
(某淪陷區內)

第一幕 馮國華公館的客廳。

第二幕 馮宅樓上，日軍司令部的辦公室。

第三幕 同第一幕。

第四幕 阿發嫂的臥室。

第五幕 第一場：同第二幕。

第二場：同第一幕。

時：
(抗戰期間)

第一幕——一個冬天的早晨。

第二幕——次日晌午。

第三幕——第一場：同日午後。

第二場：同日薄暮。

第四幕——一年後的一個下雪的晚上。

第五幕——第一場：又一年後的一個晚上。

第二場：次日午前。

殘

雪

三

第一幕

馮國華縣長公館裏的一間客廳。客廳裏的陳設雖不十分富麗，倒也佈置得雅潔，整齊。那小圓桌上放着一瓶梅花，非常引人注目，傲骨霜枝，正像徵着這屋主人孤高，耿直的性格。

陽光從窗格子裏射進來，照在對聯上——聯語是：「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」

壁爐裏的煤火，熊熊地燃着。一室如春，一切令人感覺到幽靜，舒適，和愉快。

這時，王安正在收拾屋子，把瓶裏的梅花插插好。——他是一個追隨馮縣長多年的僕人，爲人忠心正直，深得主人的信任。

他忽然神色不豫，懷着心事的样子。跑去拿起一張紙片來念——

王安（以下簡稱王）「茲訂於本日上午十一時，造府拜訪，卽請稍候爲盼！日軍司令官

柴山大佐訂。」

（本能地抬頭看鐘）

（那火爐架上的鐘正指着十點半鐘）

（自言自語地）柴山大佐在十一點鐘要來，要來拜會咱們的馮縣長，怪事，真是怪事！

（丁子清匆匆從外門進來。）

王（聽見背後的聲音）誰？（急轉過身去）哦，是您老人家！丁大夫。

丁子清（以下簡稱丁）（一個醫生，爲人淳樸慈祥，他因爲熟悉本地的掌故，人們有時也稱他歷史家。）王安，日本鬼子今天一早晨的功夫就把我們這地方佔領了，把整個煤礦區也佔領，你說不奇怪嗎？

王 可不是嗎？我們一點都不知道，一點也沒有準備。

丁 真是奇怪，奇怪！

王 我看這裏面一定有鬼，丁大夫。

丁 你是說有漢奸嗎？

王 是的，沒有漢奸裏應外合，鬼子是不會這樣快，這樣容易的佔領咱們這個地方的。

丁 （想了一想）那麼是誰呢？誰是漢奸呢？

王 丁大夫，你還不知道罷？昨兒晚上，周培根……

丁 周培根！就是在河邊開民利煤行的周老闆嗎？

王 是的，正是他。

丁 他些麼樣？（望着王安連眼睛都不霎一下）

王 他昨兒晚上請保安隊的弟兄們在他家裏喝酒。

丁 （驚異地）喝酒？

王 是的，那幾個弟兄都喝醉了，今天早晨鬼子來的時候，他們的酒還沒有醒呢。

丁 真的有這件事？

王 丁大夫，周培根這小子，您總知道，您說他會不會替敵人帶路？

丁 難怪我剛才從他煤行門口經過，看見裏面儘是些日本兵。

王 瞧，是不是我王安沒有冤枉他？……哦，我忘了告訴您，丁大夫。日軍司令官柴山大佐一會兒要到這裏來。

丁 到這裏來幹什麼？

王 誰知道呢？他說是來拜會咱們的老爺。

丁 （接過王安遞給他的那張字條來看。）他來拜會縣長幹什麼？（望着王安，等着他的回答。）

王 （慢慢地）俗話說得好：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」，鬼子的把戲，誰猜得到。

丁 王安，縣長在家嗎？

王 在，在裏面換衣服。

丁 你不去侍候他？

王 太太在裏面，她會幫忙。

丁 （不解地）接見一個日本鬼子，王安，你說也用得着換衣服嗎？

王 是啊，我真不知道老爺是什麼意思。

丁 鬼子十一點鐘來？（抬頭看看鐘）

王 是的，十一點鐘來。

（一個戴鋼盔的頭在窗上出現，望着裏面。）

（一會兒，門上有敲門的聲音。）

（陽光收斂，屋子裏那種溫暖的氣氛立即消失。）

丁 時候還早，他們怎麼就來了。王安，你去開門讓他們進來。

（王安走去把門打開，一個日兵跨了進來。他穿着外套，戴着鋼盔，肩上還肩着一挺手提機關槍，在門口很快的向屋的四周看看，然後站在門邊。）

（一個軍官跟着在門口出現。他的制服很平常，和那個兵穿的一樣。他是荒木大尉。）

荒木 （以下簡稱荒）（站在門口，呆望着丁大夫。）先生，你是馮國華縣長嗎？

丁 （微笑）不，我不是的。

荒 那麼，你一定是在縣政府裏做事的。

丁 也不是，我是一個醫生，我是馮縣長的一個朋友。

荒 那麼，馮縣長在那兒？

丁 他正在裏面換衣服，準備接見你，柴山大佐。

荒 哦，我不是柴山大佐，我是荒——木——大——尉！（鞠躬）

丁 （也微微的鞠了一下）荒木大尉。

荒 對不起，先生，我們的長官在未到一個地方去以前，我們先得檢查檢查這地方有沒有武器。請你不要誤會，這是我們的規矩，皇軍的規矩。（回頭向那兵作手勢）搜！

（那兵很快的走到王安面前，搜他的身上。）

兵 報告大尉，沒有什麼。

荒 （對丁大夫）先生，請你原諒我們。（又對那兵作了一個手勢。）搜！

（那兵就去搜查丁大夫，在丁大夫身上拿出一隻皮夾，遞給荒木大尉。）

荒 （打開皮夾，裏面都是一些極簡單的外科用具。把皮夾關好，還給丁大夫。）你把這些東西帶在身邊幹嗎？

丁 這些東西，我們做醫生的是一刻也離不開的；好像你們當軍人的離不開槍一樣。你們沒有槍，不能打仗；我們沒有這些東西，就不能給病人看病，開刀。

荒 （在身上摸出一本小冊子來看）我知道，這屋子裏藏着有兩支槍。

丁 你們能調查得那樣清楚嗎？

荒 那自然了，因為我們在沒有來這裏以前，就有人替我們在這裏工作了。

丁 這個人，我想你是不會說的。

荒 現在他的工作已經完了，說也不要緊。

丁 那麼，他姓什麼，叫什麼？

荒 他姓周，叫周培根，利民煤行的老闆。

丁 （一怔，對王安看看，王安也對他看看。）周培根，真的是他！

（臥室的門開了，馮國華縣長出來，着中山裝，整齊清潔。他的頭髮已經斑白，可是他的精神十分飽滿。他在這地方當了多年的縣長，政績卓著，深得人民的信任和愛戴。）（馮夫人跟在後面出來。她看去比她的丈夫年輕；溫柔，慈祥，是一個賢母良妻的典型人物。她的名字叫蕙芳。）

蕙芳 （以下簡稱蕙）哦，丁大夫，你在這兒。一會兒有人要來。 （看見荒木大尉）
噢，柴山大佐，你來了！

荒 不，我是荒木大尉，柴山大佐一會兒就要上這裏來。我是先來替他看看的。（轉向那兵，用目示意。）

（那個兵士即刻走到馮縣長面前，搜查他的身上。）

荒 對不起，馮縣長，這是我們的規矩。（又向手裏的小冊子望了一望）哦，我們知道，你還藏着兩支槍，是不是？

馮國華 （以下簡稱馮）槍，你說的是兩支獵槍嗎？（很不高興地）那兩支槍，我早已忘

了。我好久沒有用了。

荒 我問你，那兩支槍，現在放在那兒？

馮 (摸着臉，想了一下。) 放在那兒，好像是放在臥室裏的那個櫃子裏罷。(回頭對蕙芳) 蕙芳，你說是不是？

蕙 是的，那個櫃子裏的衣服沾了不少的油味，國華，我們最好把它放在旁的地方去。

荒 (對那兵) 你去拿來。

(那兵立刻到臥室裏去。)

荒 對不起，我們也是奉了上面的命令，沒有辦法，把你們打攪了。

(那兵回來，帶了兩支獵槍，把它們靠在門口的牆上。)

荒 好，沒有別的事了。謝謝，馮縣長，馮太太。(轉身向丁大夫微微的一鞠躬) 我，我們也謝謝你，先生。現在我通知你們，日軍司令官柴山大佐一會兒就到這裏來，你們早點準備。再見。

(他由前門出去；那個兵士跟在後面，左手拿了兩支獵槍，左肩上一挺手提機關槍。)

蕙 看他那個神氣，我還以為他就是司令官呢。

(諷刺地) 司令官，司令官又算是什麼東西！(對馮縣長) 馮縣長，你今天真是特別

啊，穿得這樣整齊！（對馮從頭看到腳）

馮 是的，我不願意在敵人的面前顯出狼狽的樣子。

蕙 丁大夫，你說他們會有多少人來？

丁 我不知道，馮太太，

蕙 我是一點經驗也沒有，（皺皺眉）他們來了，敬茶還是敬酒呢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他們這些鬼子。

丁 除了漢奸，我想誰也不會有這個經驗的。

馮 我說什麼也不用敬。一個縣長和鬼子們在一起喝酒喝茶，成什麼樣子，成什麼樣子！

丁 馮縣長的話是對的。我們一定要對得起自己，對得起老百姓，我們不論在任何惡劣環境之下，我們決不能妥協，也不能投降。

蕙 老百姓也真是糊塗，他們還在看熱鬧呢。

馮 你怎麼知道的，蕙芳？

蕙 楊媽，還不是楊媽說的。

馮 其實，我現在也和這裏的老百姓一樣，犯着糊塗。（轉向丁大夫）丁大夫，你知道，他們究竟來了多少人？

丁 人數不很多，我看最多不會超過三百個人。不過，他們很厲害，每個人的肩上都肩着

一挺機關槍。

馮 他們佔領了這縣城，四鄉沒有被佔領罷？

丁 這可不清楚。交通工具不是被他們毀了就是被他們搶走了，所以一點消息都沒有。

馮 我不懂我們的保安隊爲什麼不抵抗？

丁 是啊，問題就在這上面，馮縣長。

王 （插嘴）老爺，我聽見楊媽說——

馮 她說什麼，王安？

王 保安隊的幾個弟兄昨晚上喝醉了酒，今天早上鬼子來的時候，他們還睡在床上沒有醒呢。等到這些保安隊酒醒了，鬼子已經登陸。他們對於打仗一點經驗也沒有，用步槍向鬼子開火，鬼子用機關槍掃射。咱們的保安隊死的可不少呢！

馮 是嗎？

王 聽說還有幾個弟兄給鬼子俘虜去了。

馮 （追究着）俘虜去的是誰？

王 我不知道，老爺，楊媽沒有說。

蕙 （用手指拭拭桌子上的灰塵）王安，回頭他們來了，你就守在門外面，我們也許要叫你。還有，你把事情做完了，你就出去，別老站在這裏聽着我們講話。鬼子起了疑

心，大家不好。

是的，太太。

王（解開扣子拿出表來，看了一下，又放了回去。）

現在還不到十一點鐘罷？

馮還有五分鐘十一點。

丁他們快要來了，我得走了。

馮丁大夫，你不用走，你在這裏沒有關係。（輕輕的一笑）丁大夫，我的心有點跳，也不是怕，我真說不上是怎麼一回事。你在這裏，給我壯壯膽不好嗎？

（遠處傳來一陣軍樂的聲音，他們都轉向那方向靜聽着。）

蕙他們來了，聽！

（軍樂響了一會又逐漸的低下去。）

（門上有輕微的敲門聲。）

蕙準是他們來了。王安，你去開門，要是別人，你說我們有事，回頭請他來，聽懂了沒有？別忙着走。

王聽懂了，太太。

（敲門聲又起了，王安走到門口，先開了一條縫。）

（一個灰色的人影，戴了鋼盔，穿着長外套的出現了。）
大家肅靜，柴山大佐到。

（王安把門開開，這戴鋼盔的兵士跨了進來，迅速的把屋子察看了一下，便站在旁邊。）

（第二個戴鋼盔的人接着進來。他的職位祇在肩章上表明。他就是柴山大佐。）
（跟着柴山大佐進來的，是一個很矮小的人，鼠眼尖鼻，流氓模樣，穿着黑色的長袍。）

柴山（以下簡稱柴）（一個中年的日本軍官，成熟堅定，他有一個兵士所應有的闊肩膀，但是他的眼睛中倒沒有一個普通兵所常有的茫然之感。他一進門就把鋼盔脫下，很快的鞠了一個躬。）馮縣長，（又向馮夫人鞠躬）馮太太……

（馮夫人欲走下）

柴馮太太，不用走，一起談談罷。（對兵）把門關上。

（王安搶着掩了上門。）

柴（很疑惑地望着丁大夫）這位是……

馮哦，這位是丁子清丁先生。

柴他也在縣政府裏做事嗎？

馮 不，他是一個醫生。大佐，他對於本縣的歷史、掌故都非常熟悉；所以，我們也可以說他是研究本縣歷史的一個專家。

柴 （微微點點頭）丁先生，請你用你的歷史家的眼光，來批評一下。我們來得不鹵莽嗎？（笑笑）我想這段歷史，你也許會記上這麼一頁。

丁 （笑着）豈祇一頁，我要把一切的一切都得記上去呢！

柴 （略略轉向那個穿黑袍的人）周培根先生，我想你們大家都認識，不用我來介紹了。周培根，認識認識。周先生，你好嗎？

丁 （插嘴，有禮貌地。）周先生，自然很好。他近來非常得意。馮縣長，你還不知道罷？這次日軍登陸，周先生是很有功勞的。他還把這裏所有公家以及私人藏的武器，都開了一份清單，獻給日本人。像周先生這樣能幹的人，本縣怕還找不出第二個呢？（生氣地）你懂什麼？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想，我爲了實現我的理想，替日本人工作，我以爲這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。

丁 （譏笑地）理想，你的理想可多麼的崇高啊！

馮 （嘴微張着，不甚相信他的耳朵地。）周先生，你說什麼？丁大夫的話，不會是真的罷？不會是真的罷？（牢牢的看着周）（周挑釁似的回看着馮縣長）

（靜默了好一回）